

山川岁月今霜降



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

反映物候现象特征的节气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这四个节气体现了那些受气候、水文、土壤等环境影响而出现的以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

二十四节气在中国源远流长，她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她一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徜徉至今。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二十四节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的家婆那一辈老人们大都不通文墨，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心中有一本活老历，大多都能在需要的时候顺口说出二十四节气来。小时候，我对乡里人这个神仙气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以此来指导四时农事和安排衣食住行。二十四节气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农时、季节、风俗，还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甚至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纽带的一部分。

—03—

犹记儿时冬日的寒夜，偎在家婆的怀里：“家婆家婆，还有多少日子过年哦？”家婆就笑我光想着过大年的好日子。

她哪知道我最想过去乡里做客吃席，最喜被乡邻伙伴们带着去看叔叔爷爷磨豆腐打年糕，也欠吃凤香家婆、朴升家公过年堂桌上摆的果盒里的精豆。家婆嘴里默念着算起来，从今天是农历几月初几数到老历大年三十，总能给出个准确的天数。看着日子在临近，我也就安然入睡了。梦里还是喜欢回到那一方水土去。

家婆家的村子叫胡家坑。村子溪山环抱，绿树村边绿。家婆屋前有一口清清的水塘，村里人都靠这口塘吃水。池塘对岸是村里的菜园子，还有一眼望不穿头迤邐散开的平畴田畈。

春日里的薄暮时分，池塘边热闹了起来。有洗衣服捣衣浣麻挑水的妇人，有挂吊在塘边歪脖子树上晃荡耍耍、岸边追逐嬉戏的调皮娃子，这时候猪狗和一些家禽也都出来觅食，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

幼时的我常常坐在堂屋前门槛上看外面的热闹。夕阳下，干了一天农活的乡亲三三两两在池塘对岸沿着阡陌收工归来，老远扯着嗓子拉话。池塘边有爬了一天黄牛在喝水，时而“嗯哞、嗯哞……”欢叫声不绝于耳。更有水牛在池塘里抵角喷水扑腾个不停。这与白日里乡村一派寂然安静完全两样。

下雨的时候，家公总是一顶斗笠一身蓑衣在田间地头忙碌。晌午回家，一身的雨水滴滴嗒嗒湿了大片堂屋的檐边。偶尔家公的小腿肚上吸盘着一条水蛭，血混着雨水不停地向下流淌，惊吓得我哇哇大叫。家公一边安慰我“不怕不怕，好痒的”，一边顺手拿一根稻草刮掉水蛭丢进了灶火。

“果果果谷……”、“布谷布谷、割麦插禾”，对岸远处山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家婆说谷雨到了，喀咕鸟撞人插秧种地了。家公喜滋滋地望着池塘水面上绵密的雨滴打起的水泡，也会说“谷雨下雨，缸中有米”，笑得眼角的鱼尾纹一波三折。

—04—

中华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上古先民顺应农时而开创的历法。她自带诗意，因此而走进了中华绚烂璀璨、博大精深的古诗词里了。

时令是中国诗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可以说没有季节、气候、自然界的滋养，中国古诗词也就失了其神韵，不复渊源流长绚烂夺目如斯。炎黄文化的魅力亦在于此。

以海洋文化或牧猎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文明似乎对时令过于淡漠，甚至几近于遗忘。无论古希腊荷马史诗或中世纪但丁神曲，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再抑或近代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在他们的诗文中无从寻觅到季节气候的踪影。情景交融不是他们的艺术表达形式。

中华文明的农业文化固有属性，已深植于中华民族基因。这个属性就是对“根”的眷恋。她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05—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其中《国风·七月》是一首规模宏大的叙事诗。她有如一首久远古朴的农历诗，以时为序逐月铺排，悠悠述说着上古先民的日常。

这是中国最早咏唱先民农事生活的古诗，因其诗意浓郁有美必臻，也更因其叙事恢宏，有如一卷风俗书，引导着后人们的生活，故而至今传唱不衰。王安石说：“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夫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勤，其祭祀也时，其燕飧也节，此《七月》之义也。”

诗歌借先民部落成员的口吻，因景起兴平铺直叙，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裁衣、狩猎、酿酒、劳役、宴飧、祭祀，无所不写，无不具备。似白描，展示眼前的仿佛是一幅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上古风土人情的大型风俗画卷。

—06—

古曰：“诗言志”，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中国是诗词的国度，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中国的古诗词依然在天长河水里经久流淌，滋润着华夏子孙的心田。

少时喜读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意境的空灵之美，让人起无边的想象，而“霜满天”更是充满缥缈的意境。天降飞霜似雾似雪，漫空四溢的是刺骨的寒，羁旅的诗人乡愁满怀。没有雪的肆意，霜的含蓄和隐忍，却让这寒意更为蚀骨。待到二十四节气的“霜降”现于眼前，我就最喜这个节气的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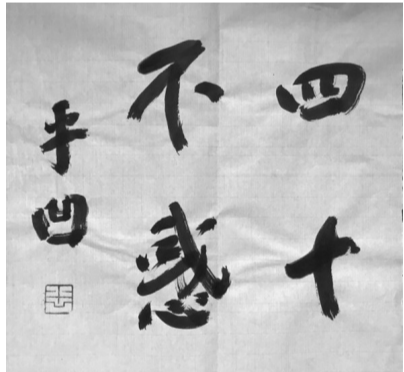
与“月落乌啼霜满天”有异曲同工之境的是宋朝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句。楼台消失于暮霭沉沉的浓雾中，渡口被朦胧的月色所隐没。凄楚迷茫，黯然销魂。诗人羁旅途中孤独怅惘。

张继和秦观的心境都如此相似，而互为映衬的季节却不同。一个是暮秋，寒意愈添清冷，乡愁满怀。一个是早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原来诗人的眼里春寒料峭日暮归途，却并非张若虚眼里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也非“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更非韩愈眼中的早春那“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即令那拉枯朽的寒露严霜，也有诗云：

天地有润泽，其降也漉漉。暖则为霖露，寒则为繁霜。为露万物悦，为万物伤。二物本一气，感威何照彰。

四时还是那个四时，我心观风月，云水亦我心。诗词的意境在此，其魅力亦在于此。又逢一年霜降时，虽繁霜降兮草木零，却也山色不改碧，蓼花无数红。霜降大地是散去，是凝结；但也是告别，是相逢。万物在此作最绚烂的辞拜，然后毅然走向一冬的潜藏。而在冬藏中，万物又将蓄势待发。山川日月就这样互为孕育，生生不息。

(十堰日报)



四十不惑

——《梅洁这四十年》后记

然而，莽叔“食言”了，因为平凹先生接到电话，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写好了，托深圳青年作家陈泽把墨宝寄到十堰，才用了一周时间，刚好赶上了梅苑的开放仪式。这样的文坛友情实令人惊喜。

当朴拙童趣的“梅苑”二字熠熠生辉地高挂在梅洁文学馆的大门上，一个文学大师的书法连同他纯厚的友情便成为秦巴山里魅力非凡的风景。每次在梅苑看见这两个字，我仿佛看见平凹先生说着陕西方言谦和微笑地缓步走来，如同12月6日探望结束时，他把我梅洁老师送下电梯，送出小区大门，送上滴滴专车，隔着几十米的马路还在高高扬手挥别。

尤其让我们开心的是，平凹先生痛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答应2021年择机访问十堰，到梅苑小住。返沪后，我在遐想，未来的某天，梅苑一定会充满西安和十堰一群鸿儒的高山流水琴瑟之声，盈满秦楚儿女文学新时期的交流强音。

《梅洁这四十年》一书中收录了关于梅洁文学创作四十年来自选的40篇作品，同时收录了十余篇评论家、学者、作家、诗人的研究文章，以及二十余位参加“梅洁文学创作四十年研讨会”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们的发言。同时收录了七月“梅苑开放”、十月“研讨会”来自文坛政界诸多友人的致词、贺信、书画等作品。

也许有人会问，内容这么庞杂，这究竟是部什么书？开篇即说了，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书！这些皆为庚子之年不能忘却的纪念，皆是对一个作家呕心沥血四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和纪念。难忘2020年7月5日的上午，骄阳炙烈，鲜花芬芳，即便是疫情刚散，历经艰辛和波折的梅苑还是在万众殷殷期待中隆隆开启独属于文学的暗香之门。我一直在感动，家乡郧阳区一个高瞻远瞩的文化决策，使十堰历史上首次

诞生了一位文学家的纪念馆，让家乡的苍茫山河在一处幽静的山坳里巍巍生长出一处精神高地，让一位在大江、塞外、沙漠、荒原和都市行走人间四十载的创作生命，让她书写的几十万移民、福哥儿、阿三、鹏远老师、玩泥巴手枪的申子哥，让她故园里的白腊树、木槿花、石榴花，让她独属于父亲的那一匹白色“风”，让她母亲“发髻上的紫色花”……从此获得了完美归宿。

难忘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一场大型文学研讨会在郧阳盛情召开。这次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李朝全等来自北京、河北、湖北、河南、湖南、青海、上海以及深圳等的20余位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汇聚车城。十堰文学历史的天空上，首次迎来如此众多的名家大咖。熠熠星光不只吸引了近300位文学粉丝现场参与，全国各地还有近5000位关注者通过网络直播侧耳聆听名家们的珠玑妙语，让这片土地首次绽放出璀璨激情的文学之花。

庚子之年，同样难忘的是作为制片人的我，因缘际会居然遇到十堰电视台十多年前同仁，与资深导演陈新和一流摄影师耿凯组建摄制团队，拍摄《汉水女儿》纪录片。我们几个故人像西天取经般结伴而行，沿着梅洁“文学发轫之地”、“重要作品诞生之地”、“求学和命运救赎之地”、“生命诞生之地”，一路走过了河北、北京、宁夏和湖北诸地，千里行的行走拍摄，只为用脚步向世界呈现一个圣洁而向高而美的文学生命。

难忘2020年8月31日，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梅洁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踏进社会的方——塞外张家口蔚县，在县委书记梁昆的关怀支持下，在这里举办了梅洁文学创作四十年纪录片开机仪式。在梅洁“梦想开始”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感受了一系列的震撼和惊艳。我们看到了梅洁当年居住的小院，

她在这小院里的土炕上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看到了她当年冬季腌制酸菜的大缸；看到了她深夜为孩子缝制衣服也当书桌的缝纫机……一个汉水女儿远嫁塞外的苦寒，一个写作者在困顿的生活现实中以文字为生命之魂、诗意行走天涯的不屈，让我在开机仪式的致辞发言时情不能自禁。

我们还到达了当年梅洁大学毕业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蔚县石硐村。围满村子的土墙迷宫一样百转千回，斑驳的土墙诉说着这个五百岁北方村庄的前世今生，也雕刻着梅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凡经历。还有蔚县惊艳世界的剪纸文化，古镇暖泉的铁树银花，遍布蔚县的古堡寺庙，陡峭峰仞的恒山大峡谷，玉皇阁上的蔚县秧歌、西河大鼓声声入魂的唱腔……使我们真切地触摸到，塞北蔚县这些奇美惊人的自然与艺术，是怎样滋养了一个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学生命。

在此后的万里行程中，我们走过了塞外。张家口学者刘喜先生对着我们的镜头讲述：“张家的历史上，走出了三位大作家，丁玲、汪曾祺、梅洁，这是张家口这片文学沃土的骄傲……”这句评论让我们惊讶，梅洁老师在学者心里有如此特殊的高位，这让我们为家乡走出这么一位作家而自豪。

我们难忘在河北石家庄一家医院里，有幸采访了95岁的泰斗级作家、《小兵张嘎》小说作者徐光耀先生。他躺在病床上，缓缓地对我们说：“梅洁是一个很活跃很难得的女作家，作品很杰出，很优秀。而且她一直非常非常努力，造就自己，培养自己，训练自己，所以进步很快，是一人所做不到的。”像是一位父亲在骄傲他的女儿，也像一位故人在述说他的挚友。

我们更难忘在中国农业大学、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在繁华的前门大栅栏古街，梅洁为我们讲述的她的青春和岁月，她的忧伤与奋斗；我们在中国作协的办

公室里，在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会客厅、在《中国作家》编辑部、在评论家作家们的住宅里，在偌大的首都北京，我们先后聆听到来自中国文坛的名流大咖李炳银、李朝全、田珍颖、韩敬群、高伟、戈壁、王家新等对梅洁这个创作生命给予的高度评价，也使我更深刻地思索，一个有使命、有担当的作家，一个一直坚守良心创作的作家，是怎样淬炼而成的。

也许最难忘的是我们一致决意要奔赴1998年梅洁走过的宁夏，去亲自体验她当年采访的西部甘肃、青海和宁夏，去感受她如何穿越沙漠、戈壁、荒原，在几乎没人讲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时战胜的诸多艰难困苦。那一年，她独自跋涉50多天撰写的《西部的倾诉》一书向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并获得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徐迟报告文学奖。我们精心选择了宁夏作为西部代表省份来拍摄。

为了拍摄需要，我们踏过贺兰山、穿越鄂尔多斯荒漠沙漠、探寻西夏王陵。右膝半月板已磨损脱落，疼痛不已的梅洁，每天步行1万多步甚至超过2万步，而医生曾再三嘱咐她一天不得超过1000步……回到北京，梅洁躺在床上数天翻不了身，最终在12月中旬做了右膝盖置换手术。

几十天一路走来，我亲眼看到了一个作家写作的坚韧和生命的坚韧是怎样贯穿为一体，从而成就了一个文学的大存在。

2020金秋十月，梅洁刚刚从西部的舟车劳顿中缓过劲来，我们又汇聚到湖北，走进她15岁时逃难到达的救赎之地——襄阳市太平店中学。毕业58年后的这所初中，从年轻的校长到年幼的孩子们，没人见过梅洁，数代师生只在校园的大理石名人墙上牢记了自己的母校走出了一位大作家。当天，恰逢学校举行演讲比赛，校长特别邀请梅洁即兴演讲。聆听完梅洁感人肺腑的励志人生故事，台下一片惊呼的孩子们潮

(王成伟)